



憶往與期待

追憶與期待

Retrospect and Prospect

何福田 (前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)

2005年7月，《原教界》創刊。當時，我在〈發刊詞〉上說：台灣是個多民族的社會，而原住民屬於台灣多元文化當中不可或缺的一支，具有其獨特的民族樣態。……為挽救其瀕臨絕跡的語言和文化，使其由認同自身族群文化為起點，逐漸達成保留文化、傳遞文化，甚至創新文化的使命，「教育」實為一帖由病根治起的良方。

當時我在「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」（現為「國家教育研究院」）服務，並在本院設置條例明訂成立「原住民族教育研究所」，希望以原住民族為主體，建立切合其需要的教育體系，進而增進原住民族教育的成效。

我們這個「為原住民做點事」的願望，遺憾未能如願以償；幸好有政大林修澈教授引領《原教界》這本雙月刊雜誌走過10個年頭。從第一期主題「原住民族教育向前走」起，《原教界》已報導了各類的原住民族教育議題，並進行深度地剖析評論，還有學術性質的



研究討論，甚至對國外若干地區的原住民族做詳細地比較與借鏡。

肩負重責大任的《原教界》

回顧《原教界》這10年，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，除了至今尚未成立「原住民族教育研究所」的遺憾外，我發現《原教界》這本關於

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刊物，不僅提供原住民族豐厚的精神食糧，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教育的效果，更提供長期研究原住民族教育的學者一個寫作的園地，就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；抑有進者，這本雜誌培育了千名以上的新作者，更是偉大的貢獻，怎能不令人敬佩？

現在無人不知經營一本雜誌的困難與辛酸，特別是不能譁眾取寵、不作賤自己，還要負起教化之責的刊物，從訂定主題、邀約作者、美化編排，樣樣都在考驗編輯群的智慧與毅力。林修澈教授所帶領的編輯團隊，練功10年，就像通過少林寺「十八銅人陣」的考驗一樣，個個身懷絕技，足夠保身，不會輕易被人擊倒。

原住民族「走歷史」

任何民族的歷史，都是向相反的兩端延伸的。一方面向前走下去，創造新的歷史；另一方面回過頭去研究、發現而瞭解更多祖先活動的歷史。這種現象，姑且稱為「走歷史」。目前台灣原住民族共16族，他們的歷史也要向兩端延伸，也在「走歷史」。

人口多寡不同的民族，他們「走歷史」的行為模式是不一樣的。例如，人口眾多的主體民族，遇到非常時期，關起門來，暫時還可以自給自足，甚至延續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有滅族的危機。我這話什麼意思呢？人口眾多的主

我發現《原教界》這本關於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刊物，不僅提供原住民族豐厚的精神食糧，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教育的效果，更提供長期研究原住民族教育的學者一個寫作的園地，就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。



體民族，什麼事都可以不必假手他族：「許多人」可以向前走去開創新歷史；「許多人」可以往回發掘舊歷史。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就不具有這種優勢，為了生存發展，必須把「有限的」人力、精力，放在與時俱進的競爭力上，以便茁壯自己的民族；根本沒有「許多人」可以回頭發掘歷史。

培養國際觀 開創新格局

所幸，人類各種活動史，並非一定得由各民族自己去研究不可。今天，許多研究原住民族歷史、從事原住民族教育的學者專家，並不是原住民。他們只憑興趣，或憑其對

原住民族歷史的尊重，或擁有保存文化的使命感，毅然決然投入原住民族歷史的研究與教育事業的開發。職是之故，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溯源工作，讓一小部分的本族人士與大部分的非原住民人士共同努力，就能把此事辦好。其中，《原教界》已經發揮了很大的功能。

在今日這個世代裡，胸懷大格局者才會有大發展，反之則存活不易。台灣各個原住民族也是一樣，並非人數較少就不能有大格局。這個問題可以這麼理解：「張三、李四都是個人，一個有大格局的思維，一個小家子氣。」單獨一人就可以有此分別，故格局之大小，不在一族的人數，而在族人之思維如何。所謂「大格局」，我的看法就是培養國際觀。◆